

■ 意犹未尽 ■

又回黄花塘

■姜德福 文

金秋九月,又一年农民开镰的收获季节。在这稻谷飘香的时刻,应战友蔡海林的邀请,我来到了黄花塘。
 蔡海林曾是上海杨浦驻军的一位团长,四年前,从部队转业。他谢绝了部队和政府为他安排的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“铁饭碗”,45岁的他却跑到黄花塘来当起了“农民”。我这次去黄花塘,是与他转业四年后的第一次见面。
 在江苏乃至全国,一提到盱眙,人们都知道,这是盛产小龙虾的地方。但有多少人能知道,盱眙有一个地方叫“黄花塘”。抗战时期,这里曾是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,被称为“铁军”的新四军,在这里出奇谋、用奇兵、建奇功,领导华中地区的军民,开展反“扫荡”、反“清乡”、反“蚕食”斗争,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。
 到达黄花塘的第一件事,就是

在蔡海林的陪同下,参观新四军军部纪念馆。纪念馆就建在当年新四军军部、华中局的旧址上。一走进大门,就看到横卧着的一块巨石,上面赫然刻着“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”几个红色大字,馆内陈列着当年军部、华中局在黄花塘时的珍贵史料和文物。
 蔡海林义不容辞地当起了“解说员”。他声情并茂地告诉我:自1943年1月至1945年9月,历时两年又八个月,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移驻在黄花塘。陈毅、叶挺、项英、张云逸、赖传珠、粟裕、饶漱石、罗炳辉、彭雪枫等都曾在这里指挥战斗,开展整风整训和大生产运动。
 蔡海林不无自豪地告诉我,由于黄花塘是华中局和军部所在地,自然成了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。当时,上海、南京、杭州等地的青年学生、知识分子,冲破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封锁,纷纷奔向黄花塘参加抗日,各根据地的干部也来到这里学习和集训。一时间,黄花塘成了人才济济的革命摇篮,有着“小

延安”的美称。说到这里,蔡海林洋溢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之情。
 从纪念馆出来,我不由得把一个长期存在心中的疑团向蔡海林团长提了出来:“你在部队正团多年,又担任过部队宾馆的总经理,在上海可以安排个很好的工作呀,为什么偏要跑到乡下来?”蔡海林微笑着对我说:“谁见了我都会提出这个问题,说来话长啊……”
 蔡海林出生在盱眙的临县洪泽,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。他从小受到革命老区红色基因的熏陶,对老区有着深厚的感情。1991年参军后,每次回老家探亲,黄花塘都是来来回回的必经之地。每次路过黄花塘,他都对这块红色土地充满了无限的崇敬。然而,长期以来,在他的内心感到不安和内疚的是,这里一直都是有名的经济薄弱地区,老百姓始终没有能脱贫。
 2016年,在部队服役了25年的蔡海林确定转业。蔡海林和几位同是从团职岗位上转业的刘保权、陈海林等战友,带领10多名退役官兵,在黄花塘成立了老营现代农业发展公司,决心带领当地农民通过发展现代农业走脱贫致富、共同富裕的道路。公司取名“老营”,表达

了蔡海林等一批退役军人对新四军军部老营地的怀念和传承,同时也表明了老营是退役军人发展现代农业再出发的新基地。“老营”的牌牌就挂在当年新四军领导人住过并带领群众开荒种植的卢沟村。
 令蔡海林和他的战友们始料不及的是,他们在部队操枪弄炮是内行,搞现代农业却是个“门外汉”,面临的困难和考验实在太多了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,临阵退缩也不是军人的风格。
 实践出真知,不懂可以学。
 蔡海林带领团队成员三次去安徽全椒县,向全国著名的农业专家请教稻虾共作先进技术;远赴云南等地,考察学习菌菇栽培技术,拓展致富途径;拜当地农民为师,聘请老农成立顾问组,指导农业生产。蔡海林利用自己曾经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进修的机会,以校友的名义请来专家,为老营提供了稻渔、稻鸭、稻虾、稻鳖、稻蟹、稻蟾蜍、稻鳊等多种种植模式。还建立了交通大学老营研究基地、与交大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结成合作伙伴关系,从上海、南京的农研所请来专家指导,在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子。
 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,

各类智能化农业机械在这里得到广泛应用。在黄花塘地区广袤的农田里,植保无人机在空中作业、全自动喷杆式高效植保机在田间管理、农民驾驶着收割机收割庄稼。老营公司在大力开发稻虾共作、莲鱼共生项目的同时,还在黄花塘发展打造羊肚菌栽培、民宿林、文化创意园、红色旅游等多个板块组成的田园综合体,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。2018年,蔡海林经营的老营公司创水稻平均亩产1200斤,获得利润72万元,并被评为“江苏好大米”金奖;养殖的小龙虾、泥鳅;种植的羊肚菌、莲藕;放养鸭下的鸭蛋等项目,获得利润300余万元。蔡海林在岗村投资500万元建设的菌种厂,吸收该村100多户农民走上种植致富的道路。
 蔡海林带领的退役军人团队,热情地帮助黄花塘周边的农民一起走上脱贫致富的幸福路。老营公司流转土地的芦沟村,原是省级贫困村,现在农民有了固定的收入,村上300多人解决了就业,使芦沟村当年就摘掉了“贫困帽”。如今,村里修起了水泥路,家家户户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农居。
 在黄花塘,“红土地”上播种绿色希望的是“最可爱的人”。



秋高气爽,宜望天 ■罗倩

■ 人生智慧 ■

秋蝉晚唱

■叶基毅 文

已有几分凉意,傍晚时分,我照例来到绿树笼罩的健身跑道,开始每天一次的散步。健身跑道建在小区的街心花园,树木成荫,粗壮的树枝隔空交握,走在健身跑道上,清凉空气迎面而来。
 已是黄昏,头顶上的榆树、槐树抹上了淡淡的晚霞。秋风吹来,响起轻微的沙沙树叶声。刚才还颇为喧闹的街心花园顿时寂静了下来,玩闹的孩子们大都被大人们领回了家,那些在健身跑道或健身器材上锻炼的人们也走了不少,留下的三三两两,坐在空旷的长椅上窃窃私语,偶有嬉笑声随着秋风隐隐传来,更显幽静。
 突然,小区围墙边的一棵树上传来一阵蝉叫声,起初显得有些单调,然而不一会儿,竟引来周边树上蝉儿的一片鸣叫声,犹如宁静的舞台,在领唱者的领唱下,上演了一曲气势逼人的“大合唱”。置身于此“大合唱”的声浪中,我没有油然而生“日夕凉风至,闻蝉但益悲”之感,

反而在心中产生一种对秋蝉肃然起敬之情。
 据说,蝉的生命短暂,从初夏羽化,只有60至70天的鸣叫。到了秋天,可以说,生命已进入了晚期,即将谢幕。但即便如此,它依然对着大自然纵情歌唱,在暮色中绽放生命的晚霞。此时,我抬头朝沐浴着晚霞的榆树、槐树望去,极力搜寻树上那鸣叫的“小精灵”。可看不见它的任何踪影。
 经过一整个夏天的风吹雨打、雷鸣电闪,千锤百炼的秋蝉鸣叫声,在我听来也显得浑厚成熟多了。没有了初夏时的稚嫩,那时的鸣叫声时断时续,形成不了“大合唱”应有的气势和协调。也没有了酷暑时的鼓噪,在烦躁的节气里拼尽全力的叫嚣,使人添堵,让人生厌。
 以至于,熬成了秋蝉的鸣叫,显得颇为老练协调,“瞿瞿瞿——”“瞿瞿瞿——”仿佛在向世人讲述从稚嫩走向成熟的饱满经历。
 “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”。传遍小区街心花园的秋蝉鸣叫,用生命唱的歌,让人肃然起敬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 zfk@yptimes.cn,欢迎投稿

■ 世相百态 ■

秋日琐记

■董明 文

“秦三碗”小餐馆里热气袅袅的。入秋了,臊子汤面的味道似乎更暖心暖肺。我坐在角落的位置,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滑动,总算赶完了当天的新闻稿。早上八点出门,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跑采访,一眨眼已是入夜八点了。邻桌的一对情侣咯咯笑着,女生说,待会儿去喝奶茶还是吃冰淇淋?男生说:小孩子才做选择,成年人会回答,我都要。很俗套的情话,却很贴心。生活周而复始,难免落入俗套,甜甜蜜蜜也没什么不好呀。
 时间过得很快,去年这时候我刚入校园不久;现在已修完大部分学分,在思虑毕业论文开题了,顺带找

了一份实习锻炼与社会接轨的能力。报社负责带教的老师姓王,三十出头,说话柔声细语。对工作环境渐渐熟悉后,邻座的同事小颖与我的话题也多了起来。一言以蔽之,终于从“口腹之欲”上升到了“郎情妾意”的层面。十几岁时读“上邪!我欲与君相知,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,江水为竭,冬雷震震,夏雨雪,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”,读得心潮起伏,热泪盈眶;而今,只觉这笔调百转千回,昂扬得过分了。无论何人何事,时间,就是失真的催化剂吧。正如我起先对待新闻采访工作,踌躇满志,颇有一番“剑映豪气贯长虹”的斗志,但业务日渐熟稔之后,新鲜感自然相应地隐身幕后了。
 我感叹着时间的魔力,也有些惧怕变化的副作用。若进取努力,时间无疑会带来正向的发展,但仍有一些情绪会如飘落的花瓣沁入心底,悄然发酵成从未预见的模样。
 手机微信响了一声,打断了我散

乱游弋的思绪,是王老师。“小董,这次采访稿写得不错。”随即又是一条新消息,“后天有一个垃圾分类结合人工智能的高峰论坛,去不去?”我回了一句“好的,当然去。”瘫坐在沙发上,让紧绷的神经暂时放松一会儿,长舒了一口气。“秦三碗”小餐馆里依旧人来人往,旁边那一对讨论要冰淇淋还是奶茶的情侣早已离席,换成了一个大爷在狼吞虎咽地吃臊子汤面。像极了舞台的转场,倏忽之间,又翻过一幕。
 起风了,据说过几日又是台风天。上海的雨,怎么就下不停呢。一场秋雨一场凉,的确到了该加厚衣服的时节。窗外的落叶飘得一唱三叹,似是一去不复返的黯然。只是隔着一层玻璃,镜中望月似的,场景再萧瑟似乎都添了些许美感,就像兴之所至的那一句“小孩子才做选择,成年人会回答,我都要”,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生猛,有点执拗的傻气。

■ 咬文嚼字 ■

诗曰

■冯诗齐 文

“日照香炉生紫烟,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这首李白的《望庐山瀑布》,流传甚广。然而,诗中吟哦的香炉峰,在庐山并非“著名景点”,既不在通常的旅游线路上,亦无奇特不俗的景观。可以说,这其实是一处不愿张扬的处所,对于以“闲云野鹤”自处的隐士,倒是不错的选择。由于“它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”的云雾缭绕”,人迹罕至,遂造成了香炉峰的隐逸与神秘。至于瀑布,根据不惜披荆斩棘也要探幽寻秘的“驴友”拍来的照片,远远望去,不过一溜细

白水链而已!
 也许,这不是丰水期的景象。夏天发大水时,“飞流直下”的壮观,想必会有另一番惊天动地的模样。谈回这首诗。第一句,“日照香炉生紫烟”,直叙香炉峰的特色。这个山头本以云雾缭绕著称,所以才有“香炉”之名。诗人开首这句,既可以说是想象奇特,亦不妨看作是照实记录。第二句“遥看瀑布挂前川”,“挂”字,瀑布如白练,说“挂”,生动形象。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具体是不是有“三千尺”,谁都知道这种夸张是一种艺术手法。
 我斗胆依葫芦吟哦。诗曰:日照香炉生紫烟,惊看银河落九天。飞流直下三千尺,纵有仙槎不敢前。仙槎是神话中能来往于海上和天河之间的筏子。因“飞流直下”,恐翻船也。